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二

宋咸淳四明東湖妙門志卷一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九

穆宗恒憲子

三

長慶元年上親製南山律師讚曰代有覺人為如來使龍鬼歸降天人奉事聲飛五天辭

一

鷺萬里金鳥西沈佛日東舉稽首歸依肇律

宗主至今日律宗終焉○幽州節度使劉總上

表請出家帝不許總乃以印付留後自剃髮

為僧以私第為寺帝乃從其志封為大覺師

賜僧臘五十寺名報恩○河東節度使裴度

奏五臺佛光寺慶雲見文殊大士乘師子於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空中從者萬衆上遣使供萬菩薩是日復有慶雲見於寺中○勅龍興寺沙門惟英充翰林待詔兩街僧統

二年汾陽無業禪師覲馬凡學者致問必答之曰莫妄想憲宗屢遣使召皆辭以疾上即位思一瞻禮至是遣兩街靈昇齋詔迎請師

笑謂衆曰吾從別道去矣中夜集衆說法端坐而逝勅謚大達國師○中書舍人白居易知杭州往問道於烏窠禪師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居易曰三歲孩兒也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居易服其言作禮而退師名道林見徑山欽禪師

第二〇〇册

四年沙門惠皎於杭州西湖孤山鐫石壁法
華經刺史白居易九人助其功宰相元稹贊
為之記有云佛法之奧妙僧當為余言余不
當為僧言○白居易至廬山見歸宗常禪師
值師泥壁問曰君子儒小人儒居易曰君子
儒師打泥朽一下居易遂過泥師接得使用
良久云莫便是快俊底白侍郎廬居易云不
敢師云祇有過泥分○中書令王智興請於
泗州建方等戒壇遇聖誕之日許以度僧制
可浙西觀察使李德裕上書以為所度無算
江淮失丁男數十萬帝不納
敬宗長子

※

寶歷元年勅兩街建方等戒壇左街安國寺
右街興福寺以中護軍劉規充左右街功德
便擇戒行者為大德令試童子能背誦經百
五十紙女童誦百紙者許與剃度
二年勅沙門道士四百餘人於大明宮談論
設齋○上幸興福寺觀沙門文叙講經上稱
喝一
吾○白居易述華嚴經社記云杭州龍興寺
沙門南操因靈隱道峰法師講華嚴世界品
起發願勸黑白十萬人持華嚴經一部十萬
人復勸千人諷華嚴經一奉每歲四季眾會
具齋操捧香跪啓於佛曰願於未來世華嚴
感世界大香海水上寶蓮金輪中毗盧遮那

佛前與十萬人俱乃於衆中率財置田千頃以給齋用求求記於予曰予即十萬人中一

文宗

昂按宗

大和元年十月誕節詔秘書監白居易安國寺引駕大師義林上清宮道士楊弘元於麟德殿談論三教具天問答○沙門善信大師

學于馬祖悟佛法大意後住五臺修無碍供久之見老父謂曰師之大緣當在隨洪師依教至大洪山適居人以牲物禱雨于山之龍池師止之曰勿殺而牲吾當為汝禱乃登山宴坐甘雨霈然有張武陵父子率衆禮謝為建道場至是年忽示衆曰種種供養不若以

身供養乃以利刃斷左右足置几上白乳流涌門人哀號奪去其刃師不起于座遂入涅槃張氏父子侍立左右脫然解化人服靈相謂之大聖二聖云山南節度使崔公遣官修供以金泥傳其身上聞之賜所居號幽濟院自是諸郡有禱靈響如答

馬一

三

二年江西觀察使沈傳師請於洪州建方寺戒壇以聖誕度僧制答曰比因國事暫免度僧勅命已下而傳師違禁申請宜罰奉一月以示不允
三年沙門清晃等於姑蘇法華院刊石壁法華經等八部郡刺史白居易為之記

四年祠部請今天下僧尼非正度者許具名
申省給牒時入申者七十萬人。引駕大師
義林奏修慈恩塔開殿之日異香襲人真身
側臥觀臺具四十齒容相如生觀上金色若
厚二寸如瑞芝狀。脩法師於天台禪於寺
為物外法師說止觀法門

五年勅天下州郡造僧尼籍
八年十二月池州南泉普願禪師士觀馬師
居南泉三十年觀察使陸且請入郡伸弟子
禮且曰弟子亦薄會佛法師曰大夫十二時
中作麼生且曰寸絲不挂師曰猶是階下漢
陸且見人雙陸拈起殿子云恁麼不恁麼哉

恁麼信彩去時如何師拈起云臭骨頭花十
八且曰聲法師甚奇怪解道天地同根萬物
一體師指庭前牡丹花云人見此一珠花如
夢相似。澧州藥山惟儼禪師士證弘道大
師觀石

九年岐山法門寺佛骨塔度雲見。四月翰林學士李訓請罷長生殿內道場沙汰僧尼
偽濫者是日大內靈像夜大風舍元殿四鴟
吻皆震墜拔殿前樹者三壞金吾仗館舍內
外樓觀城門數十所光化門西城俱壞士民
震恐帝以訓所請忤天意亟下勅停前沙汰
復立大內儀像風始息舊史五七月李訓請

令天下僧尼試經業不中格者罷之十一月
李訓坐謀誅宦官斬首於昆明池勅免僧尼
試經○八月詔沙門宗密號圭峯入內
殿問佛法賜紫方服
開成元年正月左街僧錄內供奉三教談論
引駕大師悟達法師端甫右脇而滅茶毗得
舍利三百粒師表率清衆十有一年弟子傳
業者千餘人史館修撰裴休撰碑銘○勅沙
門雲端充左右街僧錄○上嘗謂近臣曰天
下有無補教化而蠹食於國者卿等可悉言
之有對者曰祖宗已來廣行佛教緇徒益多
茲為蠹物耳上即勅中外罷緇徒講說佛經

會尚食厨蓋御膳車鷄子忽聞鼎中有聲極
微聽之乃羣雞呼觀世音菩薩懷愴之甚監
宰以聞帝遣驗之果然帝歎曰吾不知佛道
神力乃能若是勅自今不得用鷄子又一日
食蛤蜊有擘不開者焚香禱之俄變為大士
形帝召終南山惟政禪師問之師曰夫物無
虛應此蓋廣陛下信心耳經云應以此身得
度者即現此身而為說法帝曰大士以現未
聞說法師曰陛下親此為常為非常為信為
非信帝曰希有之事焉得不信師曰已說法
竟帝大悅即詔天下寺院立觀音像勅師住
聖壽寺至武宗即位乃入終南山隱居人間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二〇〇冊

其故答曰吾避仇耳

五祖

山

三年三月清涼國師澄觀示寂上輟朝三日
重臣縞素勅葬終南山石室師歷九朝為七
帝門師身長九尺四寸手垂過膝才供二筆
日記萬言宿不離衣盡形一食宰相裴休奉
勅撰碑

碑

勅

五

四年中書奏誕節令宰臣百僚詣寺設千僧
齋詔許之時名僧俱會士民縱觀其不傾敬
五年正月圭峯禪師宗密亡宰相裴休撰碑
武宗第五子
會昌上徵莫夷釋氏詔令兩街述有佛以來
興廢之際有何徵應法實大師玄暢撰三寶

五運圖以上。勅天下末尼寺並令廢罷京
城女末尼七十人皆現在回紇者流之諸道
死者太半

四年正月上以齋月斷屠出自釋教蠲之勅
今後唯禁歲旦三元日國忌日
五年正月趙歸真請與釋氏辨論詔僧道會

麟德殿上手付老子論治大國若烹小鮮義
知玄法師登論座大陳帝王理道教化根本
辯說精壯道流不能屈因為上言神仙羽化
山林匹夫獨善之事非帝王所宜留神帝色
不平敕還桑梓帝作望仙臺於南郊歸其衆
寵排毀佛道非中國所當奉宜復除削臣僚

皆言歸真姦邪不宜親信歸真自以已涉物
論乃薦引羅浮鄧元超等同力膠固誅毀佛
法四月詔檢校天下寺院僧尼數五月勅兩
郡左右街四所僧各三十人天下州郡
各留一寺上寺二十人中寺十人下寺五人
八月勅諸寺立期毀拆括天下寺四千六百
所蘭若四萬所寺材以葺麻驛金銀像以付
度支鍊像以鑄農器銅像鐘磬以鑄錢收良
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僧尼歸俗者二
十六萬五百人稷護火祿並勸還俗凡二千
餘人宰相李德裕率百官上表稱賀○五臺
諸僧多亡奔幽州李德裕謂進奏官曰歸白

本使毋聽遊僧入境節度使張仲武奉其命
主客郎中韋博謂德裕曰沙汰之法不宜太
過德裕怒出博武陵判官
六年長安有人夜行經周穆王陵見人從空
中下朱衣執版宣言冢尉何在二吏從墓出
曰在此朱衣曰錄西海君使者何時當至吏
曰計程可十八日朱衣曰何稽遲若此吏曰
李炎坐毀佛教奪壽去位當與西海君同錄
其魂有賈客鈴聲東來朱衣二吏忽不見後
數日上果病崩太平○太子賓客盧貞有子
客為僧因沙汰授先王府參軍一夕夢前師
至其家廬告曰早官骨骨非所願也再思拔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二〇〇冊

緇末知何日師曰與僕在師沒宜堅志候見
旌旆萬騎傳呼而至云迎光王為天子勅。
五月勅楊欽義充兩街功德使令兩街各增
八寺所度僧尼仍令祠部給牒。勅列聖忌
辰並詣僧寺行香一如舊典以道註亂先朝
毀除佛教勅功德使楊欽義捕趙歸真劉元
清鄧元超等十二人並集朝堂誅之陳其屍
首
宣宗十三年
大中元年三月勅會昌季年并省寺院釐革
過當其靈山聖境如有宿舊名僧能修創者
所司不得禁止。李德裕專權日久帝惡之

潮州司馬頃之再貶崖州司戶惡疾而卒
初是有僧通宿世事謂德裕曰公當萬里南
行生食萬羊今九千五百矣羊未盡猶有還
日德裕曰吾嘗夢行晉山見山上盡目皆羊
牧人曰此公平生所食也後旬日振武節度
使李璽饋羊四百僧曰萬羊將滿公其不還
後果卒於朱崖
述曰自古人君之毀佛者必有臣佐以濟
其事故魏太武以崔浩周武以張寶衡元
嵩唐武以李德裕趙歸真卒使大法被辱
君臣俱蒙惡報何彼此之不幸歟至若舉
行沙汰如桓玄之在晉世傅奕之在唐朝

姪崇之在明皇李訓之在文宗然皆牽於時事既行而復尼以故一時小疵不若三武為禍之酷也若周世宗天性毀佛而不得其佐韓愈歐陽脩天性排佛而不達其君使世宗得崔浩則索誅沙門當有甚於太武之虐使韓歐逢三武則毀像戒僧當不減於崔李之酷崔浩腰斬德裕竄死不令之終亦足為報魯直謂退之見大顛排佛為沮祖秀謂永祿見圓通排斥內銷離韓與歐獲善于後亦由知識道力有以回之耳

統左禁軍楊漢公以策定功請復佛教乞訪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求知玄法師於是復僧入居寶應寺屬壽昌節講讀署三教首座帝以舊卽造法乾寺命師居之。白居易卒贈尚書左僕射居易晚節尚佛經月不輟施所居為香山寺自稱香山居士嘗述讚曰十方世界天上天下我今盡知無如佛者巍巍堂堂為人天師故我禮足讚歎歸依會昌初有客舟遭風漂至大山一道士曰此蓬萊山一院高鑰甚固曰此白樂天所居在中國未來耳樂天聞之為詩曰吾學真空不學仙恐君此語是虛傳海山不吾歸處歸即須歸先幸天樂天嘗立頌曰吾勸一百四十八人同為一志結上生會行

念慈氏名坐想慈氏容顏當來世必生兜率
晚歲風痺命工畫西方淨土一部晝夜供養
為之讚曰極樂世界清淨土無諸惡道及眾
苦類如我身老病者同生無量壽佛所一夕
念佛倏然而化

二年勅上都東都荆揚岳等州建寺立方

寺戒壇為僧尼再度者重受戒法五臺山建
五寺各度僧五十人

述曰素僧史略云取大藥方等不拘根關
緣差但發大心並皆得受會昌沙汰僧尼
在俗寧無諸過先今懺罪後增戒品自非
方等豈容重受

宣州刺史裴休言天下寺觀多為官僚寄容
騷擾本後不得在寺居住違者重罰制可○
安國寺沙門修會以能詩應制嘗從上乞紫
衣上曰不并汝客但汝相有調故耳及屬一
夕暴亡

三年正月齋日四明通俗八千人於阿育王

寺供養佛舍利塔感天華紛墜有如雪色至
手即融入夜放五色光明大眾喜躍明年有
新羅僧夜盜塔手擎逸亭而行不離本處為
眾所覺勸沙門靈嬰為左右街僧錄○壽昌
誕節勅諡諡李貽孫法師知玄同道士於麟
德殿談論三教玄奏宜大復天下廢寺帝素

重師德命圖形置禁中

四年勅杭州鹽官齊安禪師院賜名齊豐寺
初帝爲光武宗忌之拘於後苑得見殺中
官仇士良詐稱光王墜馬死因脫身遁去至
香嚴閑禪師會下剃髮作沙彌同遊廬山閑
師題瀑布云穿雲透石不解勞遠地方知出
處高開方俾思沙彌續之云溪澗豈能留得
住終歸大海作波濤閑始知非常人後至鹽
官海昌見齊安禪師自稱有光安奇之即命
爲書記時黃檗運禪師爲首座一日拜佛光
問之曰不著佛求用禮何爲運便掌叉問不
著佛求常作如是事運叉掌光曰太粗生運

又掌曰者褒說恁麼粗細安師一朝謂之曰
時節至矣毋滯蟠泥乃以佛法爲囑未幾武
宗崩百官迎王即位屢遣使以師禮名安安
力辭及終勅謚悟空禪師上賜黃檗爲粗行
禪師裴休奏改爲斷際天竺黃檗云大觀
三年日本國遣沙門常曉入中國求經

迦密教
五年勅天下州郡國忌行香不得攜酒肉入
寺。名京北薦福寺弘辨入見上問曰何爲
頓見何名漸修對曰頓明自性與佛同儔然
有無始染習故假漸修對治今頓性起用如
人喫飯不因一口便飽帝說賜號圓智禪師

○六月京城進士孫樵上書言百姓男耕女織不自溫飽而羣僧安坐華屋美食有餘率以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髮二十七萬僧則天下二百七十萬人始得蘇息陛下縱不能如武宗除積弊奈何興之於已廢之後乎願詔僧未復者勿復寺未修者勿修帝怒不納○九月發州女子曾志願開雙林大士塔見頂足連環齒牙不壞迎出塔供養四十九日復藏于塔

六年詔重建廬山東林寺追謚遠法師曰辯覺會昌毀寺二僧負文殊像藏之錦繡谷之峯頂至是寺復訪之不獲二僧相疑以爲匿

去忽見圓光瑞相涌於空表自是峯頂佛手巖天池常見光相云天池者崇峻尤甚去東林三十里夜間見空中聖像自遠而至初明一炬頃之至百千萬錯或雲中見文殊大士出沒無常至心禮叩必見聖相○宰臣言度僧不精則戒法墮壞造寺無節則費財過多乞今後勝地名山許令修建復舊官度僧尼仰本州律師精擇有道性者制可

七年潭州瀟山靈祐禪師示寂謚大圓禪師

八年勅三教首座辯章充左街僧錄沙門僧徽充右街僧錄○潭州岳麓寺沙門疏言

往太原成太藏經河東節度使司空盧鉞副
使常留以經施之節度巡官李節為之記曰
儒學之人喜排釋氏其論必曰禹湯文武周
孔之代皆無有釋釋氏之興源於漢流於晉
溯及於宋魏齊陳隋唐此衰世之所奉也
宜一掃絕之使不得滋論者之言粗矣吾請
精而言之昔有一夫膚脂而色和神清而氣
烈怡然保順醫與禱無用也和者明也切復
一夫而有風濕之病背癢而足蹙耳聾而目
瞶於是用攻髮為事揀禿焉是二夫者胡相
反邪病不病異耳不病者不病也切切
嗚呼三代之前世康矣三代之季世病矣三

代之前禹湯文武德義播之周公孔子典教
持之道風雖微猶有漸漬以故詐不勝信而
惡知避善也暨三代之季風俗大敗詐力相
乘廢井田則唯務兼并貪土宅則日事戰爭
姦邪於是肆其志賢士不能容其身以故上
下相仇而激為怨俗也釋氏之教以清淨自居
柔和自抑則怨爭可得而息也以因果為言
窮達為分則貴賤可得而安也怨爭息則干
戈盜賊之不興貴賤安則君臣民庶之有別
此佛聖人所以救衰世之道也不有釋氏尚
安救之哉今論者不責衰世之俗為難移而
尤釋氏之徒為無用是不憐抱病之夫而詬

晉禱之為何人也不思釋氏救世行化之為大益而且疾其官墻之麗徒衆之蕃摘其猥庸無檢者為口實而欲一槩以廢棄之是見其末而遺其本也會昌李年武宗大崩釋氏巾其徒徹其居容貌於土木者沈諸水言論於紙素者投諸火分命御史乘駟走天下察敢隱匿者罪之於是天下名藍真宇毀去若掃今天子建號之初雪釋氏不當廢也亟下詔復之而自湖以南遠人畏法體朝廷之嚴旨焚徹經像殆無遺餘故今明命雖頒莫能得其經籍道林寺者湘西之勝遊有釋疏言獨曰太原府國家舊都佛祠為最多大帥司

空廬公天下仁人我第往求遺書或可得也既上謁軍門公果諾之四馳以求逸文月未幾得經律論五千四十八卷輦而歸嘻釋氏救世之道既言之矣向非我明君洞鑑理源何能復行其道非司空公克崇大法何能復全其書非沙門疏言深識法運何能不憚遠求以遂茲盛典奉聖上之令興釋氏之宗惠及後人其功用有不可勝言者可無記焉述曰此文立言建理足以曉世之不知佛者使退之見之當愧服不暇子厚浩初序徒云與易論語合而不能如此明言救世之功然則此記殆過之矣李師名微唐史

無聞

九年洪州黃檗希運禪師示寂謚斷際禪師
師得法於百丈相國裴休守新安請師入郡
否問禪法執弟子禮以所聞述傳心法要行
於世南每下
第四世

十年勅每歲度僧依本教於戒定慧三學中

擇有道性通法門者度之此外雜藝一切禁
十一

十二年勅天下諸寺修治諸祖師塔○日本
國函門慈覺禪五臺山得觀音像遣四明將
歸國舟過補陀山附著石上不得進艤疑懼
禱之曰若尊像於海東機緣未熟請留此山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舟即浮動鰲表慕不能去乃結廬海上以奉
之今山則有鄭人聞之請其像歸安開元寺
又今人不肯去觀音其後有異僧持嘉木至寺
倣其製刻之局戶施功弥月成像忽失僧所
在乃迎至補陀山山在大海中去鄞城東南
水道六百里即華嚴所謂南海岸孤絕處有
山名補怛落迦觀音菩薩住其中也即大悲
經所謂補陀落迦山觀世音宮殿是為對釋
迦佛說大悲心印之所其山有潮音洞海潮
吞吐晝夜砰訇洞前石橋瞻禮者至此懸繯或
見大士宴坐或見善財俯仰將迎或但見碧
玉淨瓶或唯見頗伽飛舞去洞六七里有大

第二〇〇冊

開若是為海東諸國朝覲商賈往來致敬接誠莫不獲濟華卷

十三年上餌道士丹疽歿於背八月帝崩

一述曰武宗毀佛信道餌丹發背而殂世方以之為戒宣宗雖仇為僧卒登寶位博會昌之沙汰誅竄李趙立方等戒壇令僧尼

重受戒法其意甚至至末年復用道士服餌金丹疽發於背其過在於好求長年而不達世相無常之義故終蹈其禍為後人笑云

懿宗聖宗咸通三年勅兩街四寺各建戒壇度僧帝於

禁中設講座自唱經題手錄梵文數幸諸寺行施

六年朗州德山宣鑒禪師示寂謚見性禪師源見龍澤清第五世

七年臨濟義玄禪師示寂謚慧照禪師學者源見黃栗南第四世

八年正月永州湘山全真禪師端坐示寂師

拂人遊方至湘山創梵宇曰淨土四方禪衆雲集受教會昌初忽謂其徒曰僧當危難宜

易衣冠一夕髭髮俱長披紫霞衣曰無量壽

衣頂青空冠曰真空法冠既而武宗果去浮

圖宣宗復佛法師不復去衣冠世稱無量壽

佛化現至此

十年瑞州洞山良介禪師示寂謚悟本禪師

見第五世勅追謚南山道宣律師曰澄照

十一年相國裴休薨休學于黃檗得其旨平

居不御酒肉作勸發菩提心文以激發世人

著釋氏文若圓覺經法界觀禪源詮諸序世

服其精要○十一月延慶節勅兩街入麟德

殿講論佛法賜左街僧錄清蘭慧照大師右

街僧錄舟楚明徹大師○上素聞雪峯義存

禪師名勅賜真覺大師師居山四十年法席

冠天下衆至一千五百閩王王氏事以師禮

見臨山清源第五世

十二年上幸安國寺賜知玄國師沉香寶座

○上於禁中設萬僧齋自升座為讚唄有長

眉梵僧來應供受親畢陵空而去即實

十四年三月造浮圖寶帳綵繡華蓋勅兩街

往鳳翔迎佛骨三百里間車馬不絕羣臣諫

者至言憲宗迎佛骨尋時晏駕上曰朕生得

此一見之死無所恨四月八日佛骨至導以禁兵

公私音樂儀衛之盛過於南郊帝御安福門

降樓迎拜賜沙門及耆老曾見元和奉迎者

金帛有差佛骨留禁中三日供養迎置安國

崇化二寺令士庶得瞻禮十二月如前禮迎

佛骨還鳳翔

至僖宗七百餘年盜僭錯亦應畢矣今尚蒙
惡報而斃何哉蓋盜與錯始有私讎及創七
國而七國畔盜因此時請遂斬錯景帝畏而
從之終非本意及錯誅而七國之兵不返則
是盜假畔人以報私憾耳是宜歷十生而宿
對相尋不已可不畏哉

述曰周武廢佛法師知玄抗辨精壯帝不
能屈唐武沙汰法師知玄登論座道流不
能屈兩世俱名知玄俱遇廢教俱在朝為
法師俱當辯論之席意師有宿誓使之然
乎至為三學山知鉉亦不異此名也觀其
三世為有道沙門而酬償宿報未已者當

是晁錯趨東廂以避盜時此心已深恨而
載赴東市以就誅時此心必大恨意臨刑
之際必起惡頭為世世之報故妄當法師
舍壽之日必見此相者亦玄師道力轉為
輕受之報也夫殊者誅也昔盜請誅錯今
錯亦誅盜玄哀也寓名以見本年之姓異
哉

三年泰山沙門大行誦彌陀經至三七日忽
於夜中見流離寶地寶臺之上佛及二大士
無數化佛咸現其前上聞殊異詔入內間所
見賜號常精進菩薩爵開國
四年泗州刺史劉讓言修僧伽弟子木叉塔

得舍利八百粒遶上銘以其骨塑為像謚曰真相

昭宗

神武

龍紀元年聖勅兩街僧道入內殿談論○
琇法師於國清為清涼法師說止觀法門○
大順二年袁州仰山慧寂禪師入寂師稟法

十六

於為山世稱微仰宗初領徒住王莽山一日
禪林陷于地山神者以不堪居止東南有大
仰山為世福地遂遷居焉久之泉盛居隘山
神一夕移廟於埔田三十里以避之輔五世下
景福元年吳越王錢鏐於剡縣石城山建瑞
相寺以奉彌勒三生石像

乾寧二年文矩禪師謁西院大安禪師逢見
笑曰入涅槃堂去師應諾即入時五伯僧俱
染時疾師以杖次第點之隨點而起闍王敬
異創國歡院以居之
三年勅於羅什法師譯經處重建草堂寺○
四年趙州觀音院從諗禪師示寂壽百二十
謚真際禪師見南泉南○趙帥王公入院瞻
禮趙州坐而問之曰大王會麼王云不會師
云自小持齋身已老見人無力下禪牀王尤
加禮翌日令客將傳語師下牀接之侍者問
其意師曰第一等人來禪牀上接第二等人
來下禪牀接末等人來山門外接○勅沙門

覺暉為左右街副僧錄別詳

光化二年撫州言曹山有梵僧羣集山頂鄉

民追之皆飛行而去遺其笠製甚奇古於

其地建荷玉禪寺

天復元年山賊許思作亂至杭州徑山發國

一禪師塔見二甕合藏肉身髮長覆面賊兵

皆驚走吳越王命重瘞之

二年洪州雲居道膺禪師示寐謚弘覺見清

三年撫州曹山本寂禪師示寐謚元證師得

法於洞山世稱曹洞宗云○京兆鰲子和上

自印心於洞山混迹閩中日沿岸拾鰲蜆以

充食暮臥白馬廟紙錢中華嚴靜禪師夜入

紙錢伺之師至靜把住問曰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云神前酒壺盡靜禮謝而退後入京

師佯狂人間神異莫測○韶州雲門文偃禪

師聚徒千人漢主劉氏召入內殿叩問

法要事以師禮師得法於雪峯號雲門宗

第七

景宗世宗

天祐元年誕節勅天下寺觀設齋民間禁屠

釣○呂洞賓遊華山過鐘離權授金丹及劍

法後過鄂州黃龍山值機禪師上堂清穀

然問曰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內煮山川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二〇〇冊

此意何如師曰守屍鬼洞賓曰爭奈囊中
不死丹師曰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賓不
服夜飛劍以脇之師已前知以法衣蒙頭坐
方丈劍逸數匝師手指之即墮地賓前謝過
師詰之曰半升鐺內即不問如何是一粒粟
中藏世界賓起有省乃述偈以為謝曰自從

一見黃龍後始覺從前錯用心仙苑通事

五代梁梁師

梁

梁

太祖宋太祖

開平元年勅僧尼改屬祠部○泉州沙門智
宣往西竺求經回詣闕進辟支佛骨貝葉梵
經

一年二月雪峯義存禪師示寂十一月玄沙

師備禪師示寂師得法於雪峯晚居玄沙學

徒千人應機接物垂二十年間王待以師禮

及終賜諡宗一

三年大明鄭勅百官詣寺行香祝壽

四年吳越王錢鏐幼子今因為僧勅賜紫衣

無相大師加同三十臘

梁

末帝梁末帝

貞明元年東塔院沙門歸序造經論會要諸

編入大藏賜演教大師

二年吳越王錢鏐遣沙門清外同第錢鏐往四

明阿育王山迎釋迦舍利塔船泊西陵塔夜

放光浙江如畫王躬迎至羅漢寺廣陳供養。四明奉化布袋和上於岳林寺東廊坐盤石上而化葬於封山既葬復有人見之東陽道中者囑云我誤持隻履來可與持歸歸而知師亡衆視其穴唯隻履在焉師初至不知所從自稱名曰契此感頽皤腹言人吉凶皆驗常以拄杖荷布袋遊化壘市見物則乞所得之物悉入袋中有十六羣兒譁逐之爭割其袋或於人中打開袋出鉢盂木履魚飯菜肉瓦石等物撒下云看看又一一拈起云者个是甚麼又以紙包便糞云者个是弥勒内院底嘗在路上立僧問作麼師云等个人來

曰來也師於懷取一橘與之僧擬接復縮手云汝不是者个人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師放下布袋叉手立僧云莫別有在師拈起布袋肩上行因僧前行撫其背僧回首師云與我一錢來嘗於溷所示衆云化緣造到不得於此大小二事郡人蔣摩訶妄與之^一日同浴于長汀蔣見師背一眼撫之曰汝是佛師止之曰勿說與人師常教蔣忘摩訶般若波羅密故人問呼為摩訶居士云師昔遊閩中有陳居士者供奉甚勤問師年幾曰我此布袋與虛空齊年又問其故曰我姓李二月八日生晉天福初莆田令王仁於園中見

之遺一偈云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是時示時人時人俱不識後人有於墳塔之側得青菟淨瓶六環錫杖藏之於寺

四年西天三藏鉢怛羅至蜀自言從摩伽陀國至益州途經九萬九千三百八十里時蜀主王建光天元年也三藏自言已二百七十歲

述曰此方往五天者有二道焉其一爲西北路自敦煌陽關經西域諸國過葱嶺雪山入北天竺境自昔漢騰蘭西來唐樊師等東往之所經由是也其二爲西南路自南海發舶至佛逝國羯荼國西北至魃摩

國東天竺境是東竺南界即海自昔梁達磨西來淨三藏會寧東往之所遊歷者是也今鉢怛羅至蜀之路乃當正西即張騫所謂大夏東南去蜀不遠之說比之兩路宜應稍近而今所經歷約十萬里者當是山川盤折風俗不通取道紆回故十有餘年方得至蜀以故來者僅一鉢怛羅而此方絕無一人取此路也

六年陳州赤尼聚眾反立母乙爲天子朝廷發兵禽母乙斬之其徒以不茹葷飲酒夜聚姪穢畫魔王踞坐佛爲洗足云佛是大衆我法乃上上衆其上慢不法有若此

龍德元年勅天下母得私度僧尼願出家者入京城比試經業

唐都洛

莊宗李存勖

恭

同光元年誕節勅僧錄慧江道士程紫霄入內殿談論設千僧齋。鳳翔沙門道賢夢遊

福

子

五竺見佛指示此某國某聚落暨旦頓解五竺言音傳教壇法于世人稱鳳翔阿闍梨法清泰初隨末帝入洛而終塔于龍門二年勅三聖慈然禪師入內殿咨問禪法上曰朕下大梁收得一顆無價寶珠未有人酬價然曰請陛下寶看上以手舒幘頭角然曰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帝王之寶誰敢酬價帝說然亡勅謚廣濟大師通寂之塔

三年將史銀鎗有戰功隨駕入洛忽悟禪道乞出家名契澄賜號無學大師以其居為

立德院

明宗李嗣源

恭

恭

天成元年誕節勅僧錄雲辯興道士入內殿談論

二年二月帝每夕於中宮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三年閏主王延鈞素敬佛是年度僧二萬人○漳州羅漢院挂珠禪師示寂師得法於玄

第二〇〇册

沙末帝朝謚真應禪師

末帝

齊明宗



清泰元年二月功德使奏每遇誕節乞令州郡奏薦僧尼立講經禪定持念文章議論為四料試其能否制可引洪容齋三代史。建州崇安縣扣冰古佛名藻先初見雪峯攜此一

端

世

包醬一罐以為獻峯曰包中何物曰鳬此何處得來泥中泥深多少無大數還更有麼轉深轉有又問罐中何物師曰醬何處得來自合得還熟也未不較多峯曰汝異日必為王侯師常夏月衣楮而坐冬月扣冰而浴因號扣冰闔王延鈞請居瑞巖經臨建州刺史陳

誨飯僧千人問師曰今日會中有異人乎師曰無有明當為公致一大士誨翌日具齋以俟有老姥自外至延居上席飯訖竟去師曰此水藏菩薩也有頃姥復來指師曰辟支古佛何為饒舌言訖不見

二年四明沙門子麟往高麗百濟日本諸國

傳授天台教法高麗遣使李仁日送麟還吳

越王錢鏐令於郡城建院以安其衆

晉神

高祖

石敬瑭



天福二年洛陽宣徽將朱崇搖屋地得大石佛十軀有碑云唐垂拱六年造景福寺崇大

威寤即舍所居以為寺。諫法師於國清為
義寂法師說止觀法門

三年以楊光遠為天下功德使凡寺院皆為
焉

四年勅國忌宰臣百僚詣寺行香飯僧永以
為式。漢中沙門可洪進大藏經音義四百

八十卷勅入大藏。杭州天竺山沙門道翊

獲奇木造觀音大士像有沙門從勲自洛陽
持古佛舍利置豪相中其後舍利常見于頂

冠肉髻白光煥發大著靈威

少帝

桓帝子

開運元年勅為高祖寫大藏經奉安明聖寺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以資鴻福。六月吳越王錢弘佐遣僧慧龜
往雙林開善慧大士塔得靈骨十六片如紫
金色舍利無數紫芝生于甌林雙虎伏于壙
下祥雲蔽山甘雨灑地乃奉迎舍利靈骨并
淨瓶香鑪扣門推諸物至錢唐安光冊殿供
養建龍華寺以其骨塑大士像

碣一

三年金陵上元縣人暴死誤追入冥府見唐
先主被五木甚嚴民大駭問主何以如此主
曰吾為宋齊丘所譖殺和州降者千人以冤
被訴民曰臣誤追當還主泣曰吾因此開鐘
聲則苦暫息汝歸語嗣君凡寺院鳴鐘令延
緩之更能為造一鐘尤為濟苦民曰下人何

第二〇〇冊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二〇〇冊

以取驗主曰吾曾受于闐瑞玉天王於瓦官寺佛左膝以香泥藏之時無知者民既還而白後王親詣瓦官剖膝果得玉像感泣慟僻即造一鐘於清涼寺鐫其上云厲烈祖孝高皇帝脫幽出尼以玉像定塔於蔣山漢陽

高祖名知遠

五

天福十二年上柱國郭令威立金剛般若經

碑于嘉泰

隱帝名阮弘

六

七

乾祐元年吳越王錢俶奉天台沙門德韶為國師申弟子之禮

二年雲門文偃禪師坐逝塔全身于丈室

周世宗

太祖名昀

八

九

廣順元年李守正叛河中太祖親征麻衣道者語趙魯曰李侍中安得久城下有三天子氣未幾城陷時世宗與本朝太祖俱侍行

二年勅誕節宰臣百僚詣寺觀建祝壽道場

世宗名榮

顯德元年齊州開元寺義楚法師進所撰釋

氏六帖勅付史館頒行賜紫方袍

二年四月詔曰釋氏真宗助世為善將隆教法須辨否臧自今不許私度僧尼及親無侍

養者不許出家無勅寺舍並須停廢○九月以久不鑄錢勅令除縣官法物軍器寺觀鐘磬鉦鐸之類聽留外自餘民間銅罷佛像五十日內悉令輸官給其直過期不輸五斤以上其罪死上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佛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至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謂佛邪且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是歲廢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所以所毀像鑄周通錢○帝既并省寺院勅男年十五已上誦經百紙或讀五百紙女年十三已上誦經七十紙或讀三百紙陳狀出家本郡考試以

聞祠部給牒方得剃度此文見舊史歐陽三年帝召華山隱士陳搏問以飛升黃白之術對曰天子以治安天下為務安用此為乃遣還山詔州縣常存問四年七月金陵清涼文益禪師示寂江南唐後主待以師禮及終謚大法眼學者號法眼宗法眼宗漢陳師○隱士譚景升居終南山與陳搏為之友著化書百十篇窮括化原久之仙去嘗遊三茅山至建業見宋齊丘謂其有仙風道骨出書示之篇為序以傳世齊丘乃竊以自名然未嘗悟道蘊也齊丘相後述曰魯慥作集仙傳言陳希夷稱其友諱

景升作化書又云齊丘竊取以為名世人不能知妄此殆與向秀注莊子郭象竊之以自名二事蓋相類不幾於盜乎

六年初帝之毀像也鎮州大悲極有靈應詔下人莫敢近帝聞之自往其寺持斧鑿破面習觀者為之慄慄及帝北征疽發於臂墮歸

京師遂殂

公

○汴都將士周百勝年老

家居蔬食念佛一夕夢黃衣吏追入大城至官府主者今引觀地獄見一人黑色臥大錢牀獄卒持鑿破其臂灌以銅汁叫聲不可聞百勝懼念佛求退追者曰汝已是佛弟子不必懼百勝問囚者何人答曰此柴帝也因毀

像致此罰勝曰我故君王也何時得脫追者曰初錄其人至時王責曰世間周通錢盡時方脫此罪追者引從故道出城門聞寺鐘鳴遂覺百勝常以語人聞者為之悲悅

述曰自昔佛法遭毀有四時焉魏太武因司徒崔浩焚毀經像阮戮沙門既而崔浩

要斬太武身感瘡疾竟為常侍宗愛所弑文成嗣位復大興佛法其周武因衛元嵩毀經像塔寺毆沙門反俗厥後杜祈入冥見周武地獄受苦求救之事宣帝嗣興佛法復盛其唐武宗因趙歸真毀像廢寺僧尼還俗帝後疽發背而殂時穆陵尉稱天竺

以李炎毀佛有奪壽去位之報歸真等皆
被誅戮宣宗即位佛法大興其周世宗毀
像鑄錢廢拆寺院疽散曾而殂人見在獄
受苦有周通錢盡方得脫罪之語其越五
年我

太祖皇帝飛龍在天首詔天下復寺立像

碑一

三五末

遣沙門求法西天館梵僧翻傳貝葉建精
藍濟戰士之鬼造經版壽大歲之傳富國
家多事而於弘贊佛道無所不舉及
太宗繼體度童子十七萬人建譯經院製
聖教序賜天下無名伽藍之額建開寶大
塔舍利之藏歷

真宗在朝聖德遐被五天咸貢梵典昭陳
天禧度僧二十四萬
仁宗踐作光贊上乘謹翻譯之功廣藏宮
之卷詞臣國

此書實文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二

終

碑一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二〇〇冊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二〇〇冊